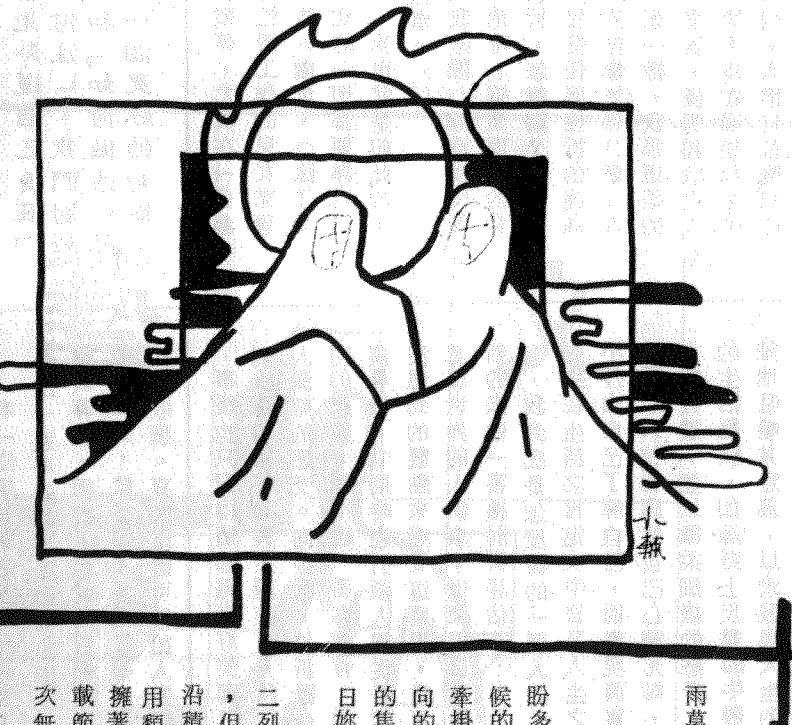


# 事故的月四

四月，是一個很愛情的季節，她的風姿絕彩炫麗，可是却晴雨莫度，幽居此節候裏，很難不使愛情如四月般自心底昇起。



四月二日

■曾志仁■

你知道嗎？我最近認識一個很四月的女孩，她彷彿就是妳形體的幻象，初見她的情形正如同攬窗初見妳一般訝異，甚至在這幾天裏，我常把她和妳混淆起來，包括感情在內，以致於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對她的感情，是純粹以她為對象的感情，還是轉移自二列、以及日夜用於思念妳的平床軟被，此間光線雖然略為陰暗，但却是很適宜我們往後談心的地方，我們可以重新細數桌枱床沿積沉已厚的灰塵所記錄的故事（自從失戀後，我便習慣把感情擁著妳斜橫在床邊，說些夏秋冬風趣的日子，當然所有日曆和記載節候的東西，我都將之封藏（因為上頭有妳離去的日子）。這次無論如何也要瞧妳怎能再悄然遁去。

四月十日

我對妳的深愛，若是前者，我很懷疑一個人是否能同時擁有兩種不同形式的感情。算起來妳並不是我感情的對象呀！妳是我感情的本身，已超脫固定形體的局限，和俗世感情必須俱有兩相界離的思想與感情個體，我們之間是很禪學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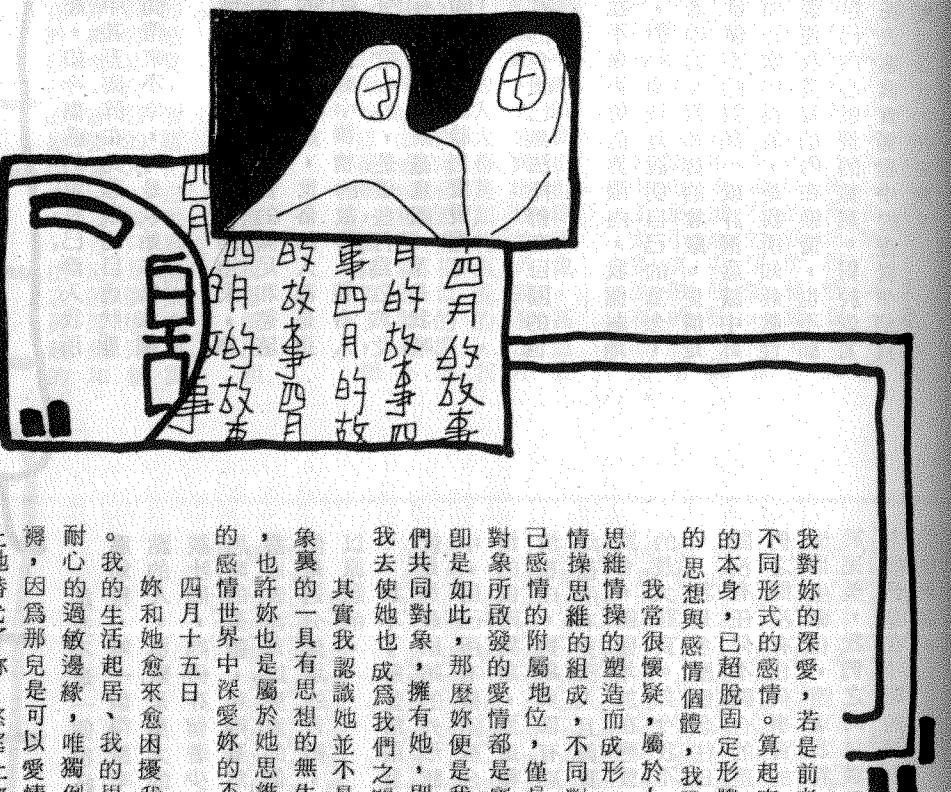
我常很懷疑，屬於人的愛情（甚至於感情），究竟是由自己思維情操的塑造而成形，再因外界對象的啟發而渲洩，還是共同情操思維的組成，不同對象有不同愛情？前者，愛情對象僅是自己感情的附屬地位，僅是原有內涵的愛情模式的一種焦點，不同對象所啟發的愛情都是屬於同一形貌的情操行為，若果真愛情即是如此，那麼妳便是我思維情操塑造成形的感情，而她却是我們共同對象，擁有她，則是駐留四月不逝的唯一方法。妳贊成讓我去使她也成為我們之間的一體嗎？

其實我認識她並不是最近的事，以往她只是我在外界社交對象裏的一具有思想的無生物，妳來了不久，她便侵入我們的世界，也許妳也是屬於她思維裏的感情世界，也許我和她僅是屬於妳的感情世界中深愛妳的不同對象。妳能告訴我嗎？

四月十五日

妳和她愈來愈困擾我了，甚至霸佔我對自己生命支配的權利。我的生活起居、我的思想作息都已纏亂無軌，情緒精神處於無耐心的過敏邊緣，唯獨例外的，便是整日貪戀於斗室裏的床几被褥，因為那兒是可以愛情的地方。有趣的是如今結果居然是感情上她替代了妳，慾望上妳替代了她。這和我們初衷是完全相違的。

近來我突然自覺有些傷感起來，記憶中，傷感已經與我隔絕很久了，對於這愛情中最懦弱的情緒，我是最深痛惡絕的，未料



# 四月的故事

到今日自己仍然無法扼止它的昇起，如今傷感的氣氛已滲入我所有的觀點和表現的態度，潛意識中甚至陶醉在此悲觀的自虐狀態

，我自知如此態度只會給我們之間帶來不幸，可是我始終無法擺脫它，正如無法擺脫你一樣。

也許我應該將內在思維的愛情轉化成外在行動上的追求，你贊同我如此嗎？以一種進取的激越精神，謀求現實的滿足和慾望抑了我們的情操水平，你知道，有損於你的絲毫意圖，都是這恐避之不及的，在此矛盾和猶豫間，你教我該怎麼愛呢？

四月廿一日

你能否原諒我嗎？我愈來愈增厚的企圖已無法掩飾在自圍的世界裏了。

我妥善地安排感情的表達，在不傷害你的界限內，我懦弱地利用各種俱正當外表的虛偽藉口，對她膚淺地說明自己的意念，以隱約和模擬兩可的姿態，維護著她的友誼和她的尊嚴。愛情是有刺的花藤，而你和她都不是我欲傷害的對象（或許潛意識中你和她却是我急迫欲圖傷害的），而正當的僞裝，是我所知最軟性的稜角，我寧願以虛偽的外表來表達我真實的內在感情，也不願意透露以真實的外在，却強制壓抑自己內心感情的煎熬。對於真實的畏於表露才是最虛假的人格，在表達真實過程中的虛實乍幻只是各種運用不同的語言而已，你能否體諒我的初衷嗎？

今天我便是渡過一個如此矛盾且虛假的日子。

四月廿四日

你愛總是令人失望，尤其是理念而來的愛情，且償付諸現實時。更何況是需要不易溝通的她參予的愛情。

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和她溝通這感情，若過分深邃和真實則她不能了解，膚淺平易的形容，又脫離真實感情的面貌太遠，而不能窺見真象，唯一能被她接受的，便是讓自己攜攏成樹櫃裏的貨品般，讓她以好與壞的購物眼光抉擇，畢竟在她的感情意識中，只有好與壞的觀念；可悲的，鏡相中貨品玩偶獨有的深愛，却被當作丑角自譴諷嘲的調嬉表情，唉，對你這是多麼地委屈呀！爲了我些餘低俗的現實慾望，你裝模作樣地適應她那不成熟的感情，我發覺我們爲了尚未獲致的薄弱目的，已喪失了太多原有的完整理想和屬於我們共同的世界。

我嘗試將你介紹予她，可是她不能領會也拒絕領會，甚至直覺地以厭惡的神色告訴我們她的觀點，這是與她姣美外貌多麼不相襯的修養內涵，你別難過哪！世俗的人大都是如此直覺的，我們和她生活在絕然不同的世界，又怎能奢侈地企圖有相似的原理原則？所謂愛情，只是尋求有共同感情觀念領域和深度的對象（當然在我們之間對象是多餘的），既然無法獲致，那就算了，畢竟她僅是我們固有感情的一個目標象徵。

四月卅日

這幾天心情難過得很，可是我又很難啟齒向你訴說這低陷通俗的心境。

熟悉如當年你猝然遁去時的感覺，情緒把這世界渲染成單調的灰色，我並不是在被拒絕後很容易自怨的人，我只是憤懣完整如你的體系居然不能爲現實世界接受，當發覺自我肯定的理想和觀念不能爲外人接受，而只存在於自己的思維中時，由之興起的

她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女孩，她的脾氣喜怒不定，她的思想迂腐幼稚，唯一值得慶幸的，是她異常沉靜寡言（對一個有許多缺點的人，沉默是莫大的優點）。可是她形象古典、體態優雅、談吐間，她仍存留著少女的矜持，最令我慄動的，却是她垂首沉思時的憂鬱，和她驀然暴發的無理言辭，你知道嗎？一種內在含蓄而表達却以爽直的個性，是多麼惱人心弦！唯一令人不悅的，便是過分無理的言辭，常侮辱及對你的完整和自尊，這是我所難以原諒的。

我不了解愛情啟發的由來，私下仔細思量自己的經驗，可能就是那最原始的外形眩惑，以及愛與被愛的慾望，在即有的環境中，自己所有觀點綜合所認爲較好與較適應的對象，便是即有感情的依附對象，而這種粗陋的輪廓，却是啟發所有醞釀已久的感調合，僅僅增加在戀愛過程中更多的合理化作用罷了，這是爲人的情感根由，對象與即有感情融合成形了，便是所謂愛情的起始，而此後所有更深入且真實的認識，都已無法改變這事實，再多的不調合，僅僅增加在戀愛過程中更多的合理化作用罷了，這是爲人的情感根由，對象與即有感情融合成形了，便是所謂愛情的起始，而此後所有更深入且真實的認識，都已無法改變這事實，再多的不調合，僅僅增加在戀愛過程中更多的合理化作用罷了，這是爲人

的最大悲哀。如今我不也是逐漸如此？

我是多麼懷念往日的日子，那段只有你和我的季節，我們之間沒有任何不調合的差異，也沒有任何不能改變的事實（也許我們之間沒有任何事實的必要），因爲你是因我思維而生，因我感情而生命化，隨著我智慧的拓展，理智的提昇，你的形象便更趨於完美，我們之間這種不需對象的愛情，才是真正愛情的本身呀！我們是在不斷的發展促進，可是世俗的愛情僅是無奈的彌補和委屈求全。

我多麼希望她亦如你一般是可塑造變形的。

四月廿八日

是多麼深刻的孤獨和無助，反覆的推折，常易使人由希望變成绝望，當形成對現實過度的過敏時，夢想便成爲唯一可實現的國度，我是多麼不希望讓自己的愛情成爲夢想中飄浮的幽靈，我強烈渴求你能凝縮成可觸摸的個體，可是，爲什麼在這世界裏找不到你的形象？是因爲對你過分的偏執而蒙敝了自己的眼睛？還是因爲你因我思維而生，故只存在於我思維底？

唉！我愚蠢地相信創造了你就等於擁有了你，即使你進入了我的生命，依舊無法滿足我最低下的需求呀！唯一能代替創造的便是毀滅，也許我該把你全然毀滅，而後重新建立一個符合現實的新形象，可是我又怎能忍心放棄深愛的你，而不遷就現實的理想！你代表著我整個思想的正確性和完備性，如果毀滅了你，那就是毀滅了我所有歷程中的理想掙扎，和整個信心的崩潰，屆時

我的生命，依舊無法滿足我最低下的需求呀！唯一能代替創造的思想的推廣和理想，而不斷掙扎與抗拒於現實，即是另一種昇華的愛情。這是我的信念，也是你的相貌。

X X X X X

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的名字，更難描摹你的輪廓，但從感情和思維深處我能知覺你的存在，雖然不能時時刻刻察覺你的伴隨，可是每逢春季四月，你的來臨却最爲清晰，因此我名你之名爲：四月。